

祖山游记

□ 刘奂明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多年来，对这首《竹石》耳熟能详，但对其描述的意境和蕴含的寓意的认知基本停留在字面，直到登临祖山，对忽然有了更直观更透彻的理解和感悟。

不论在山脚、山腰还是山顶，不论信步沥青铺就的山道还是人工打造的栈道，都能看到倔强地扎根在石头缝里的花草树木，有些竟然是根系裸露，看似悬空生长的高大乔木，也有个头偏矮貌似幼年的灌木。任凭环境多么艰苦、条件多么恶劣，它们都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紧紧偎依在大山的怀抱，拼尽全力守护着祖山的每一寸土地。

初次游览祖山，给我带来心

灵震撼的远不止这些花草树木，还有那漫山遍野迎春怒放的杜鹃。向阳的山坡也好，背阴的山沟也好，遮天蔽日的丛林也好，杜鹃都能安家落户，而且开得恣意奔放、仪态万千。春日的祖山绿树繁花交相辉映、生机动然。

登山途中，在路边先后看到两块醒目的红底黄字遗址标牌，一块矗立在万桦亭附近，写的是“游击抗战粮食物资临时储备库遗址”；另一块矗立在北天门不远处五人岭巨型石刻旁，写的是“五人岭突围遗址”，与之并排矗立的还有一块标题为“五人岭突围详情”的标牌，记录着曾在此发生的惨烈抗战往事，提醒游人不要忘记革命先辈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以及花厂峪群众当年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1943年，花厂峪口阻击战打响一个多月后，日伪军兵分多路对花厂峪进行疯狂围剿，公然叫嚣“血洗花厂峪，火烧靴脚沟”。在千钧一发的关头，冀东军区七分区三连连长周子丰临危不惧，率一个排和工委机关中有战斗能力的青年据守五人岭，子弹、手榴弹用光后就用石头、木棒当武器，两天两夜打退敌人的31次进攻，一直咬牙坚持到第五天，由机动排策应退出五人岭向祖山西北方向突围。

为找到部队和工委，敌军采用“梳篦子”战术搜寻，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道岭、柏和松、靴脚沟惨案。仅有400多口人的花厂峪村，就有84人为掩护部队和工委转移英勇献身。

抗战胜利，全国解放，祖山苦尽甘来。而今，红色底蕴丰厚的祖山草木峥嵘、雄姿英发。在

景区，猛然看到雄踞悬崖峭壁之上的烽火台，心里顿生万丈豪情。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历经亿万年风吹雨打，饱经磨难的祖山不仅日益坚韧，还赋予这里的人民乃至一草一木不屈不挠的顽强，不论风云如何变幻，始終心连心、手牵手。就如同那些长在悬崖或者山脚最外边缘处的花草树木，始终不屈地挺直脊梁，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始终彼此根连根不离不弃，亦如歌里唱的那样：一棵小树弱不禁风雨，百里森林并肩耐岁寒。

祖山从里到外都迸发着一股并肩作战、排除万难的冲天豪气，给人一种触及心灵的震撼，更让我由此看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

（作者单位：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

井畔漫记

□ 孙长林

老家的老井还在老地方，像个退休的老人，整天闲着，白天晒晒太阳，晚上数数星星。

石井栏的缺口处新长了狗尾巴草，毛茸茸的垂向井里，探水喝似的。井水比从前浅了，倒显得天更大——蓝得澄净，云走得慢，仿佛井底沉着块磁石，吸住了所有匆忙的物体。

邻家媳妇来汲过水，柳罐斗下去，咕咚一声。这声响我熟的，像推开一扇老木门，门里藏着我的童年。水提上来，溅湿了她的布鞋，她也不恼，反而笑起来：“这井水甜呢，比自来水强。”我凑近看，水面晃着我的脸，还有十七岁那年的天空。

井台东南角垫了块青砖，砖缝里挤着几棵马齿苋。这让我想起邻家大哥的话：“井台三年不踏，草就当了家。”他总说开春要修井台，直到临终前还念叨着差半筐石灰。如今青砖代替了石灰，倒也应了他常挂嘴边的“车到山前必有路”。

井壁的苔藓绿得深沉，是经年的老绿。仔细瞧，能看见民国时期的凿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的钢钎印，还有我们偷偷刻的“早”字——那时学鲁迅，以为在井台刻字也能把书读好。

黄昏时井水会变暖，这是老井的脾气。西墙根的王二爷说，井通着地脉，地气暖了，水就温乎。他每晚来汲水沏茶，紫砂壶里泡着井水月光，说是能治儿子的失眠症。有没有效不知道，反正他家的灯熄得越来越晚了。

井台边常聚着老人，张家的猫李家的狗，还有说不完的闲话。赵老先生拄着拐棍来听新闻，其实听得最多的是往事。井水映着他们的皱纹，也记着他们的青春。

暮色重时，井里会先冒出星星。最早亮的那颗总是钉在井口正上方，像枚银钉铆住了夜幕。孩子们扒着井栏找月亮，找到就欢呼，仿佛发现了巨大的秘密。他们投石子测深浅，就像我们当年，就像父亲的当年。石子落水的声音从来没变过，变的只是投石子的手。

我打水洗手，水凉得

爽利。这水洗过祖父的镰刀，洗过母亲的脸庞，也洗过我满脚的泥巴，照见过我的军装和警服。现在，它能洗的，是我满身的风尘。井台边上的苦菜开了花，一丛丛的，香得青涩而斯文，是那种干净而悠远的清香。

井到底见证了多少事？娶妻的来汲喜水，发丧的来取净水，新生儿用井水开嗓，远行人用井水饯行。它不说话，只管盛着众人的悲喜，像只陶瓷，釉色沉静，肚量宽宏。

脚步迈出了，来时的路标就已经倒下，就只有前行。即便偶尔回来，也不能贪婪地吞下亲种下的果实，只能让自己的土地肥沃起来，种出自己所用的甘美。

曾经的伙伴一个个远离了家乡，去寻求财富和存在的价值，只有这口井守着空壳的村庄。儿时的欢娱已物是人非，引来了伤感的往事。出去的人可以回去，却再不能像家乡的青草一般，安然地呼吸家乡的空气。

月亮上井沿时，井水就成了银锭。王二爷又来取水，说是今夜泡信阳毛尖最相宜。他分我半壶，茶香裹着井气，竟喝出些旧时光的滋味。原来时光这味药，井水真是最好的引子。

今夜就在井台睡罢，垫些干草，盖件旧衣。井呼吸着，吐纳丝丝凉气，比空调更用。梦里忽听见孩童笑语，睁眼却只见星河倒注井中，恍然三十年前我与玩伴们投下的石子，好像此刻，才终于沉底。

井水幽深，映着三代人的面庞。祖父汲水的剪影，大哥冲凉的水花，我鬓角渐多的“霜花”，都溶在这一瓮澄明里。新发的藤蔓悄悄爬过井沿，绒绒的嫩须探向水面，似要触摸那些沉没的月光。远处谁家婴儿啼哭，哭声清亮，竟与当年井台边喷呐迎亲的调门有几分相连。

井底沙粒温润，不知垫着多少春秋。早晨该有露水凝结在苔藓上，映出朝阳七色的光，恰如每个时代都带着新鲜的露水，却又反射着同一个太阳。而井水与井台的私语，就像身体和灵魂的对话，会像编年史一样，永远进行下去……

（作者单位：省公安厅交管总队）



父亲的童年

□ 郭军红

父亲出生于1937年夏季，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父亲的童年伴随着整个抗日战争全过程。他的童年经历，幸福少得可怜，更多的是担惊受怕。

据父亲讲，他出生后，由于我们的老家处在当时的县城，鬼子还有汉奸三天两头扫荡、查户口，寻找八路军工作人员的下落，日子过得没有片刻的安宁。无奈之下，爷爷奶奶将父亲送去了距县城几里的姥姥家。那里，虽然也有鬼子和汉奸去扫荡，但总比县城要少些。

我们没有经历过抗战的环境，但我们从现在的电影、电视剧里，看到过抗战时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百姓总是在战战兢兢中艰难

度日，只要一听到枪声，便扔下手头的活计，惊慌失措地到处躲藏，俗称“跑反”。有时，这样的跑反一天就要经历两三次。

父亲说，1939年的秋天，一次日本鬼子扫荡到了他居住的村庄。来不及跑反的父亲的姥爷姥姥还有父亲的二舅（我称呼他二舅舅）被日本鬼子围了起来。后来，不知虚实的日本鬼子，端着子弹上了膛、带有长长刺刀的步枪，逼迫父亲的二舅给他们带路，涉水过河，去沙河对岸扫荡。刚踏上沙河南岸，十六七岁的二舅舅撒腿就跑。怎奈人是跑不过子弹的，随着枪声响起，二舅舅死在了乱枪之下。得知消息后，父亲的姥爷姥姥哭得死去活来。

这件事的发生，也激起了父亲的三舅、四舅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

恨。后来，我的三舅爷、四舅爷都参加了八路军。只是三舅爷参加的是八路军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四舅爷参加的是地方部队——县大队。再后来，我的三舅爷还参与了解放张家口的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家乡务农。新中国成立后，四舅爷参加了县邮电局的组建。因他在战争年代一直从事通信交通工作，还担任了县邮电局的第一任局长。

在我小时候，曾数次跟着父亲去他姥姥家串亲戚，也见到过我的三舅爷还有四舅爷。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就是非常普通、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头。也许，只有他们心里知道曾经历过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

整个抗战时期，老百姓一直在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里。生产

生活极其艰苦艰辛，粮食生产更是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没下顿，吃不上、吃不饱是常态。据父亲讲，从他记事起，在他姥姥家，能吃上一个棒子面饼子、一块红薯就是好生活。

抗战胜利后，父亲终于从他的姥爷姥姥家回到了县城自己的家。再后来，经历不同时期，父亲的生活不断发生着变化。如今，已经年近九旬的父亲，过上了安详、平和、幸福的晚年生活。

现在，每次我回老家看望父亲，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晰的父亲，都会和我闲聊他的过往经历。听着他的讲述，让我感慨着他不平凡的一生。还好，身体健康健朗是他苦尽甘来的福报，也是我们姐弟的幸福所在。

（作者单位：定州市公安局）



荷苞含雅

（作者单位：衡水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游乌镇

□ 宋雁龄

在上海逗留了几日，临时决定去乌镇。

十字形水系将乌镇分为东栅、西栅、南栅和北栅，在游客中心，换乘景区的观光车，前往预定好的西栅民宿。观光车在园区穿梭，河水和阁楼、石桥和乌篷船、老街和古巷，从身边一一闪过。二层小木楼连成一排，瓦片层层叠叠，像鱼鳞一样覆盖整个楼体。民宿主人早早拉开木门等着我，递来一支持客用的雪糕。一楼有点促狭，厨房兼餐馆，木窗大开着，呈绿色的西市河水，荡着微波和垂柳密语。不远处，头戴斗笠手握长桨的船夫正轻划一艘乌篷船驶来，船尾漾着正午的阳光，像是洒下一把碎银。

乌镇是美的，美在它的河水和阁楼。京杭大运河流近乌镇时分出一支注入镇西北角，沿河向前走，就成了港、成了湖，最后织成一个水网。镇子依水建街、

傍水设市，家家有阁楼，可以看到水。仿佛一座水上威尼斯，夜夜枕着水声入眠。河水不宽，东家唤一声，西家就探头回应。水就是这么的不着痕迹，将世界一分为二，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岸边。

乌镇是美的，美在它的石桥和乌篷船。早晨出门晚上回家，船来船往。茶余饭后，桥上桥下。偶有长廊建在河边，支三两根木柱，墙根放几排木椅，临河等船时，说几句家长里短，添了无尽诗意。摇橹船来了，荡起微波，涌上岸边。下八九级石阶，走进乌篷船，或坐或站，凭自己心意，看岸边垂柳、栀子花开，阁楼微开着，窗内的人会是谁呢？石桥之上，一位撑伞的美人正在张望，好一幅水乡古镇图。不曾想，自己也成了摇橹船里的一员，成为岸边人眼中的图画。原来，水岸早已混成一片，分也分不开。

乌镇是美的，美在它的老街和古巷。无论东栅还是西栅，街面都不宽，青石板早已磨得锃亮。在东栅，窄窄的

半截门内，有的人在床上午睡，有的阿婆念叨着，往行动不便的老人口中喂食，他们不被门外乱哄哄的游客所扰，过着自己的生活。到了西栅，商业气息浓一些，店铺鳞次栉比，屋子挨屋子，墙墙相对。每一扇窗户都很讲究，大窗套小窗，窗微开，门楼上方有砖雕、石雕、木雕，仿佛看到了古镇昔日的繁华。时光似水流年，而建筑依旧在那里，成为浮华的见证者。一株爬山虎沿着灰墙向上攀爬，遮盖住窗格，留下绿的阴影。街很长，而临河的小巷，却很短。走进它，走出来，仿佛意犹未尽，竟想折回去再重新走一遍。这时，忽听“哗啦啦”一阵水声，由远及近传来，原来是一艘摇橹船，船夫撑着船杆，从石拱桥下钻出，柳柳迎着风，拂向乌篷。

黄昏，走出民宿沿街行走，老街上飘来熟悉的香气，明明没来过，却似曾相识，像是心心念念上辈子的缘，这就是独属于乌镇的香火气吧。梧桐树下，

一副白底红字的招牌“排骨面店”出现了。进门处，是操作台，翻滚着的水锅和油锅，新鲜的面条，还有放好香葱等调味料，排着队等待放面的大瓷碗，厨师用筷子翻滚着排骨，裹上面粉下锅炸，再舀起汤汁浇到刚捞出的面上。肉香、面香四溢，让人忍不住咽下口水。侧身进入室内，只有五张桌子，一桌吃的四五个人不见得熟识，只管吸溜着面条往肚子里咽。咬一口排骨，喝一口热汤，酥脆的口感，葱花的香气，还有来自碳水的快乐，杂糅在一起，无比满足。

走出面店，门前已排起长队，有的拿着手机耐心等待，有的探着头向内张望。不禁庆幸起来，还好来得早一些。

老街不宽，两边偶尔连着小巷，漫无目的地瞎逛，突然闻到糯米夹杂玫瑰花的香味。走近一看，一个个雪白的定胜糕整齐码在案板上。玫瑰花酱加入白糖水、梗米粉、糯米粉拌匀，裹豆沙，放到花瓣状的模具上，一压一蒸，糕面

结拢后取出，翻扣在案板上，点缀上几条“红绿丝”，便算出锅。接过定胜糕，趁热咬一口，软糯柔滑，不松不散，有一丝丝甜甜的糯米味和豆沙味，甜而不腻，唇齿飘香。吃着吃着，恍惚竟有种天津熟梨糕的错觉。

既然吃了定胜糕，萝卜丝饼怎能不吃？跟在排队的人群后面，一路向前挪，终于看到制作过程。一层薄油，一勺面糊，一大撮萝卜丝馅儿，再一勺面糊，下油锅“滋拉滋拉”一炸，金黄酥脆的萝卜丝饼就出锅了。迫不及待一口咬下，酥脆的外皮和里面的软糯，萝卜丝的清香，真叫人欲罢不能。

正沉浸在乌镇的味道中不能自拔，街灯亮了，柔柔的灯光照亮街巷、楼阁，也将我包围。楼阁倒映河中，石桥也不甘寂寥，在水面，影与影相连，似是生了情愫。

人多的地方，自然热闹，而灯影下的古镇无疑是安静的，像在揽镜自照，与光影永恒。